

# 論語

後藤點

三

				漢書門
一	五			
〇	六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六	一五		漢書
函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
冊數	10	( 5 )
函號	276	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不肖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問子嘗言行者四而其直稱問子疑問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先輩後輩也。

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之蓋周未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迷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此皆不在門故孔子

思之蓋不念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生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而記此十人而

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因  
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不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固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  
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之人  
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  
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  
容一且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  
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毒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焉其言  
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  
教而受學焉槨外棺  
也請為槨  
欲賣車以  
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必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  
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後謙辭○胡氏曰孔子  
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贈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  
豈可以脫而復求木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驚諸市也且  
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  
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子曰有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問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哀傷之  
至不自  
知也  
痛惜之至  
當其可皆情  
性之正也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  
淵言其成可憐哭之宜慟  
非他人之地也○胡氏曰

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門人厚葬之蓋顯子曰同也視子猶父夫子止之

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歡不得

以責○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門人

敢問或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度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

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短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明

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存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

如也再有子貢侃如也子樂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然之理故因以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買事也王氏曰子曰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夫音扶中去聲○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

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以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親有大

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御而

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擊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

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再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姓孔子弟子。愚，高宗子羔，愚者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復影，後曰：難而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

參也魯

魯，鈍也。參，程子曰：參也魯。

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明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辟也。師，師也。辟，辟也。

由也喭

喭，五且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

子曰同也其庶乎

屢空

屢，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億屢中

中，去聲。謂天

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以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實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言遁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跡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

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衛

何敢歎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歎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之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字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抑也輕也子以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君以道事君者不從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

具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之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子曰賊夫人之子

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子曰以吾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文則汝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論語卷三

五

論語卷三

五

論語卷三

五

論語卷三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兩詩忍反率一也民而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再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兩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衆類曰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鍾音耕反舍上聲櫛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零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歌也作起也撰貝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教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

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

規於事為之未者其氣象不作矣故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

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曰為國以禮其言不

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

為之大此亦曾哲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有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西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

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必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

吾與點也又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章十四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

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

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

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

由人須是克盡已心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

曰天下歸仁謝氏

難克處克將去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非之事請事斯語顏淵問克

已復禮之目其力有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固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

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

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籥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



如見夫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

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有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

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

而後見於外觀其出也○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

出而後見於外觀其出也○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

再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

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之得無訥乎○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

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

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不憂不懼

子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而自無憂懼未可處以為易而忽之也○

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

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有兄弟我獨亡

子曰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無兄弟也

意可也○胡氏曰子夏西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

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譖莊莊陰反類蘇路及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以易所謂剝木以膚切近災者也類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規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于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明下寧之意云○楊氏曰顯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少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備於後教化行而民信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足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道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鞞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

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木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徹會通宣公稅畝又逐畝計畝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也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言此以不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若有深望君民一體之意以  
止公之厚歛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  
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二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六天下之中正  
多則樂實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  
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下嗇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皇惠信從義崇德也本忠信則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其愛惡而欲其生死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魯昭公名齊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

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皆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來於亂也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

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自信之故也

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出重

○子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北相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生曰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

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不取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

子以不欲故致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

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為之所明辨學下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必皆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於外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障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皆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

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平不務實故孔子告之此是為實之事亦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隱吐得反。胡氏曰。隱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切於。

先事後得非

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隱與一朝之忿忘其

身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一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

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問曰先事後得非義而下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非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隱

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

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

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句舍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友

不獨欲知其友又必欲知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此。

○子貢問友子曰思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止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十一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功而不能持久故以此生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心可以興邦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言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法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立公名子野野辭公卒夫人立之辭不立則曠之子輒以

拒刺賈夫刺賈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子請千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圃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所謂細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強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矣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及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以不喻也求老圃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子曰適衛冉有僕僕御

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甲里薄賦斂以富之

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甲里薄賦斂以富之

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一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其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莫當時。莫能用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而發。

○子曰善人

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者。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謂教化。決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行。摩民以義。使之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問。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定公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公。抑季氏而致冉有之意深矣。

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而莫予違也。此耳。無所樂。惟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而莫予違也。此耳。無所樂。惟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而莫予違也。此耳。無所樂。惟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而莫予違也。此耳。無所樂。惟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且驕而臣且諂未有不喪者

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慎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

而諛之人至矣邦未以遠與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

知之以何

○葉公問政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音甫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嘻魯之人何

足算也

論語卷之三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且驕而臣且諂未有不喪者

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慎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

而諛之人至矣邦未以遠與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

知之以何

○葉公問政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音甫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嘻魯之人何

足算也

論語卷之三

二十六

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

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文鬼神醫所以壽死生故雖職

曰人而無恆不可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文鬼神醫所以壽死生故雖職

子曰不占

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道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相通

子曰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乘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和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曰

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好惡並去聲下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之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范各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上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惻惻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

又恐其混於所獲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

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親親其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昔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獨善而但知

食祿者可以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

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發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

居謂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生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士浪反南宮適即南容也臯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臯春

秋傳作澆泥之子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也故

孔子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甲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甲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甲賢之而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去故孔子以為惠也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自公以致禍

亂則其為人可也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聖乎其未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

難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

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純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洽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

入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以及 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或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德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也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

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故當時以三著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若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無之或過而以

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邾邑以示若不欲得則將據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方所得也而據邾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學也揚氏曰武仲果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文反重耳齊桓

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據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自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是為桓公使鮑叔牙殺公子糾而請管夷吾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意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以雙忍心害理不得為仁矣

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也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曰貢曰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顛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惑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

宗可以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公叔文子之臣

目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謂錫氏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則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

各當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

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心為之志不自度其能否矣 ○陳成子弑

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專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取忽也臣弑其君不倫之大變天

理所不容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三家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

三家哀公不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告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曰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託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憤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

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諍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下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大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沉乎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於人

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七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亦十七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取。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勉人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立日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以發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勉其詞復自賤。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皆同。而文不異者。一言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下章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也。億。未至也。

見而意之也。詐。謂入欺己。不信。謂入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於詐。而已然。未有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謂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諱名也。諱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商德。而隱者。柘。柘。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尚矣。足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  
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然而怨  
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  
有不善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  
曲折反復如造化之  
簡易易知而微妙無  
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  
自歎以發子  
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尤於人  
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於上  
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

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  
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  
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入事便是上  
達天理然羽而不發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人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  
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寮子路而望寮察其聖人於利害  
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恭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  
下無道而隱若  
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聲  
治國

其次辟色

禮貌  
衰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  
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  
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者起也言起而隱去  
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當晨門蓋  
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  
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

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  
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桓公欲擊

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柳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聲聲者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夫無一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子曰張弓書空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

○子曰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知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以內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命五口之三二

二五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於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一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壞孔子之故人毋失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踴也俟符

也言見孔子來而躓蹠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較其脛非使勿踴蹠然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其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畢

